

松溪文史

第八辑

政协松溪县委员会
文史编辑室



前　　言

正值第八期《文史资料》刊印之际，名山湛庐修复事宜已开始筹划，县委、县府对此十分重视，委托县政协广泛蒐集有关湛庐山历史掌故，为今后修复湛庐胜境寻找历史依据。据记载：春秋时欧冶子铸剑剑于湛庐山，其后文人墨客接踵而来，宋朱熹尝筑吟室于山间，吟啸于松风明月之间，徘徊于烟霭飘渺之中。明清以来，名宦骚人争相攀跻，寻幽探胜，乘兴赋诗，盛极一时。民国以来，虽然游人罕至，而四时香客云集，尤以夏季为甚。今为开辟旅游区计，重修古迹，开拓岩洞，恢复壮观，供群众游览，陶冶心情，甚合民意，故此举在所必行。望热心文史工作者多多撰写有关湛庐山的各种史料，包括民间传说等等。来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丰，请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1985 4

目 录

欧冶子和宝剑的故事.....	郑德渠	(1)
吴村分县纪事.....	吴声洪	(6)
追记一次游击队的战斗.....	吴 懿	(8)
解放前松溪县参议会简介.....	潘宝琨	(10)
松溪县城关变迁几例.....	施刚毅	(10)
松溪县生猪种的引进与改良.....	许志诚	(12)
治理松溪河、扩建小平原.....	许志诚	(13)
松溪县印刷业发展简介.....	叶章翌	(14)
松溪县科技情报研究所简介.....	杨宜祥 徐永平	(15)
共青团松溪县历届代表会简介.....	黄 敏	(16)
松溪县物产介绍.....	徐永平	(22)
松溪县农业耕作制度变革历程.....	林 舒	(25)
松溪县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历程.....	林 舒	(26)

欧冶子和宝剑的故事

(郑德渠整理)

春秋时代有位名叫欧冶子的，他是我国铸剑的祖师。西周末年，当时处于铜器时代，宝剑原是由合金青铜所铸，到公元前770—476年，这段共有294年历史，史家们认定这个时期为春秋时代，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国进入使用铁器。南方楚、吴、越诸国对铁的冶炼技术比较先进，特别已用铁剑制作兵器，吴越之地常有著名的剑匠出现，欧冶子、干将、莫邪等都是当时著名的铸剑能手。

那个时候，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兼并十分激烈。因为周王朝自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弱，无力控制局面，对诸侯兼并也无法禁止。因此列国凭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强盛起来，进行不断地兼并战争，并且打着尊王的旗号，挟天子以号令诸侯，争夺控制小国的权力。于是先后出现了齐、晋、楚、秦、吴、越等国争霸局面。公元前584年北方的晋国为了防止楚国（今湖南湖北）北上争霸，就利用联吴（今江苏一带）攻楚的计谋，派人教吴国使用战车阵法。使吴国连年进攻楚国，甚至一年打七次仗，楚军疲于奔命。后来楚国也用同样计谋，联合越国（今浙江福建一带）对抗吴国。由于连年战争，各国为了增强战斗力，各自选派名师巧匠，研制克敌制胜的新武器，作好防御和进攻的准备。这就是当时各国竞相铸剑的历史背景。

据《越绝书》记载。越王允常（勾践之父，公元前511—497年在位）派欧冶子铸剑。传说欧冶子奉命之后，带着妻子朱氏，女儿阿龙（又名莫邪），从闽侯出发，走遍名山

大川，寻找适宜铸剑地方。他先后在松溪的湛庐山，福州的冶山（今福州鼓屏路城隍庙后）等地铸造有：湛庐、巨阙、胜邪、鱼肠、纯钩五把宝剑。后来又和干将、莫邪由闽入浙为楚王铸三剑：称为工布、阿泰、龙渊。所以这些地方尚留有许多遗迹。如湛庐山有剑池、剑炉、试剑石和欧冶词等古迹；在福州冶山还保留着“欧冶里”、“剑池后”等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名。据说唐代曾在池底发现铜刀铜环等遗物。元代太定五年（公元1328年）曾立一块巨大的“欧冶池官池碑”，此碑现陈列在于山天君殿碑廊上；至于浙江龙泉县的古迹更多，相传欧冶子当年由福建转入浙江龙泉，他见秦溪山旁湖水甘寒清冽，附近又无鸡啼犬吠，宜于铸剑，遂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铸剑。秦溪山旁（离城两里处）原有七口井，其排列形状宛如北斗星座，井中寒泉清澈见底，汲水淬剑，坚韧锋利，削铁如泥，不易生锈。传说当第一对雌雄宝剑铸成之后，忽然化为一道金光射向天空，顷刻间变成一龙一凤，翔游于天际。后人为追念欧冶子铸剑功绩，在所产之剑上均刻上七星和龙凤。所以龙泉宝剑又名“七星剑”。如今七井尚存一口，井上古松挺拔苍劲，井对面“欧冶子将军庙”旧迹犹存。

湛庐山是欧冶子最早铸剑之地，三峰并列，山形峻峭，常有云雾浮凝，若当春，若经秋，炫耀百状。欧冶子铸的第一把剑就命名为“湛庐宝剑”。这把宝剑不仅在当时名扬天下；而且在我国史籍中也是名闻遐迩，千古流传。汉袁康所撰的《越绝书》说，欧冶子悉其伎巧，铸湛庐剑。晋左思的《吴都

赋》里也提到“吴钩越棘，纯钧湛庐”。唐朝大诗人杜甫《大历三年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诗有：“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庐”之句。诗人白居易曾称此山为湛王铸剑之所，炉冶遗迹犹存。唐贞观（公元627年）时，在山上就有摩崖石刻，记述欧冶子铸剑有名湛庐者，因以名山。到元朝时候，湛庐书院山长杨继先生（系宋理学家杨龟山先生七世孙）的记述更为详细：“越王允常使欧冶子为剑，欧冶子挟其精术，径往湛庐之山。于其麓之尤胜且绝者，设炉焉。取锡于赤堇之山（浙江鄞县），致铜于若耶之溪（浙江绍兴若耶溪），雨师洒扫，雷公击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盖三年于此而剑成。剑之成也，精光贯天，日月争耀，星斗避彩，鬼神悲号，越王神之。以其造于湛庐也，故谓之‘湛庐’之剑。封欧冶破以湛庐之山，而谓其麓曰：‘剑炉之峰’”。到明末冯梦龙所改编的《东周列国志》说：“此剑乃五金之英，太阳之精，出之有神，服之有威”。由此可见，历代对“湛庐”宝剑，推崇备至。

既然是这样神奇的宝剑在历史上发挥过那些作用，后来落在谁人之手呢？据说此剑铸成之后，献给越王允常，后几经战乱，被吴王所得。《越绝书》又说吴王得越所献宝剑三枚：一曰鱼肠，二曰盘郢，三曰湛庐。传说吴王有位女儿，名叫胜玉，长得闭花之容，羞月之貌。吴王十分溺爱；但是此女脾气古怪，有一天和其父生气，竟就自杀身亡。吴王悲痛之极，要为她厚葬，就杀了男女万人并同“盘郢”宝剑殉葬于太湖之畔，今有女坟湖就是遗迹。鱼肠匕首为专诸所用。只有湛庐宝剑被吴王阖闾视为至宝，佩在身边。说也奇怪，有一天此剑忽然不见了。另一方面在楚国却发生一件离奇的事。某日楚昭王睡在宫中，醒来发现枕边寒光闪闪，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口宝剑。第二天马上召大臣

风胡子入宫，出示宝剑，请他辨认。风胡子对各种宝剑富有研究，一看宝剑，大惊地问：“此剑从何处得来？”楚昭王说：“寡人睡卧，得之于枕边”。风胡子说：此剑乃越人欧冶子所铸的湛庐宝剑，五山之精，六气之英，炼为神器，电烨霜凝。虹蔚波映，龙藻龟文；断金切玉，威动三军。但是为人君者若行伤天害理之事，此剑即出；此剑所在之国，其国祚必定绵远恒昌。现在吴王杀王僚自立，又坑杀万人，以殉葬其女，吴人悲怨载道，所以“湛庐”之剑去无道而就有道。楚昭王听后大喜，就把“湛庐”剑佩在身上，视为国宝，宣示众人，以为天降瑞兆。

吴王阖闾发现自己宝剑失踪，马上派人寻找。后来得知被楚国所得，因而怒火冲天，以为是楚王贿赂左右随从，偷盗宝剑给楚。一怒之下，把数十人随从，统统杀光。并派孙武、伍员、伯嚭率领数万大军，讨伐楚国。长驱直入，攻陷郢都，楚王出走，焚其宗庙，洗劫财宝，掘平王之墓，鞭死者之尸。后来楚国忠臣申包胥奔赴秦国，立于庭中昼夜号泣，七日七夜哭声不绝，感动秦王乞师救楚，杀退吴兵迎楚昭王返国，使楚国又得到复兴。到晋朝时湛庐宝剑曾为名将周处所用。周氏后世传为家宝，到宋代由其子孙转赠给抗金民族英雄岳飞。以上自春秋，历经战国、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宋朝共计一千七百多年，在岳飞手中还是稀世之宝、其铸造技艺之精，就可以想象了。至于风波亭事变之后，这把宝剑又落在谁人之手呢？这有待史家继续考证。

前面说过欧冶子铸的还有一把叫做“鱼肠”剑，在历史上也是十分显赫的。据说此剑寒光逼人，若逢杀人，前数夜就会发光，使许多统治者闻风丧胆。《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光就指使刺客专诸用，“鱼肠”剑刺死吴王僚，谋夺了王位。

公元前614年四月丙子日，公子光先埋伏士兵于地下密室中，然后去请王僚赴宴，对他说：“我有一个从太湖来的厨子，专烧大鱼，美味无比，请大王品尝品尝”。吴王僚一听吃鱼，就答应了。但是吴王僚怕人行刺，在王袍里面穿上铠甲，带着大批卫兵去赴宴。卫兵从王宫直排到公子光的家中，凡出入要道和阶陛左右都是王僚亲信把守，戒备森严。厨子每上一道菜，先得搜查一遍，然后由卫兵跟着他端上去。酒至半酣，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退避密室之中，然后由专诸端上一条糖醋鲤鱼上来，卫兵把他浑身上下搜了一遍，才让他上去。吴王僚一闻味道，就连声叫好。专诸端着那盘大鱼走到王僚面前，刚要把盘鱼放下，突然从大鱼的肚子里抽出一把短剑，叫“鱼肠”使劲地照着王僚的胸脯扎进去，那鱼肠剑刺透了铠甲，穿出脊梁。吴王僚大叫一声，立刻断了气。卫兵们拥上去把专诸砍成了肉泥烂酱。就在这个时候，公子光和伍子胥带着自己士兵把吴王僚的卫兵杀散，然后就去占领王宫，自立为王，称为阖闾。

阖闾即位之后，做贼心虚，害怕见物思情，总觉得鱼肠匕首是不祥之物，因而封藏不敢佩用。事过十八年之后，阖闾在吴越战争中伤重死亡。吴太孙夫差于公元前495年嗣位，并在破楚门外的海涌山为他祖父做个坟墓，调动了数万民工穿山为穴，并以专诸所用的鱼肠之剑和金玉财宝以及参加修建民工作为他祖父的殉葬品。葬后三天，有人发现在埋葬地方有白虎蹲踞在山头。因而后人名之为“虎邱山”。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命人发掘阖闾的坟墓，以求取“鱼肠”宝剑。但是“凿山求剑无所得，空留凿处成深洞”。成为虎邱剑池，为今日苏州风景区之一。

欧冶子所铸的每一把剑，几乎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如“龙渊、泰阿、工布”三剑

的传说就更加神化。话说在春秋末年，吴越战火连年。有一次越王出师伐吴，出征前派使者暗赴楚国，请楚王带兵在吴国西部边境起事，以牵制吴国兵力。楚王早闻越国盛产宝剑，垂涎欲滴，乘机提出要给他一批宝剑，做为出兵的交换条件。越王犹豫再三，但为顾全大局，只好命欧冶子再铸一批宝剑。欧冶子受命之后，就和妻子朱氏女儿莫邪商量，他们当时一方面要铸造大批兵器供前方使用；另一方面要为楚王铸造宝剑，按当时湛庐山的资源是不够用的，要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必须开辟新的铸剑场所。那要转移到那里去呢？他们一家朝思暮想，一直发愁。

时值中秋之夜，他一家人上湛云峰饮酒赏月，欧冶子心中烦愁，连饮三杯，就朦胧睡去。这时，只见有位白发童颜老人，站在云间，高声叫道：“欧冶子，你铸剑报国，任务难成，何不到秦溪山麓去，那里有取之不尽的五金之英，用之不竭的寒冽龙水，还有亮石坑发光洞的宝石供你磨剑。”欧冶子忙作揖曰：“请问仙翁？秦溪山麓在何处？”白发老人手往白云深处一指，只见一隻白鹤飞到欧冶子身边。白发老人道：“骑上白鹤去吧！”欧冶子骑上白鹤，象流星般飞去，最后，在括州府黄鹤镇（今浙江龙泉县）停下。欧冶子举目四望，只见附近古木参天，湖水清澈，环境幽静。欧冶子不觉大声叫道：“好地方！好地方！”朱氏闻声，赶忙把他推醒，欧冶子方知是一场美梦，于是把梦中所见，一五一十告诉妻子。后人为纪念欧冶子做梦的地方，就在湛云峰顶盖座仙阁，设下梦床，善男信女，遇疑难之事亦来此地祈求仙翁指点，这是后话。

且说第二天清早，欧冶子夫妇就带着女儿，挑着行李，按白发老人指点方向出发。他们日行夜宿，翻过八十一座山，渡过六十四条溪，才找到了秦溪山。这里是浙江最高

峰凤阳山的山麓，青山绿水，苍松翠柏，附近无鸡鸣犬吠。在两棵千年松树下面，排列着七口水井，象天上北斗星座，泉水寒冽。于是欧冶子就结庐砌灶，取铁英铸剑。当第一枚剑坯放在墩砧锤打时，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七条金龙从井口钻出，冲上云霄，尔后齐向剑坯上喷了口水，就腾云驾雾而去。这时雨过天青，只映得那枚剑坯五彩缤纷。欧冶子举剑向大石上劈去，只听“啪”的一声，大石被劈成两块。后来欧冶子记得梦中白发老人指点他说：“亮石坑宝石可供你磨剑”？亮石坑在那里呢？后来在九姑山访得一位采药老翁，告诉他说：

“离城四十里处，有一个发光洞，存亮石数以万计，若能得之磨剑，光亮无比；只是洞口有隻巨鹰把守，无人敢取。”欧冶子听后回家和朱氏商量。朱氏说：“不用怕，三人同心就能战胜巨鹰。”于是他们各执一把宝剑，奔赴发光洞，果然有隻巨鹰凶猛非常，平时是抓虎吃豹为生，力大无比。一见生人到来，就拍拍翅膀猛扑过来，一双利爪就把莫邪拦腰抓住，飞向天空。欧冶子夫妇急忙执剑杀来，搏斗几个回合，这时莫邪虽然被抓，但一边挣扎，一边持起宝剑朝着翅膀乱刺，结果鹰伤坠地，欧冶子赶上补上一剑，结束了巨鹰性命。三人一齐进洞收回亮石磨剑，果然锋利无比，斩铜如泥。就把这枚剑取名为“龙渊”。

有一天大雪封山，远近不见人踪。只有一位青年名叫干将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欧冶子门前就跪在雪地拜欧冶子为师，请求传授铸剑技术。欧冶子说：“你家三世铸剑，业精术长，我嗟叹莫及，怎敢担当呢？干将说：“先父早逝，所遗技艺粗微家母又死于战祸，临终嘱咐，要学铸艺，只有求欧冶子为师，我已找遍越国，今天才得幸遇，万望莫辞。”欧冶子见他一片至诚，就收下为徒。但是欧冶子没有马上把技术传授给他，

只派他去烧炭，结果他烧的木炭，堆积成一座小山头；欧冶子又叫他去挖铁英，他采来的铁英，填满了一个山谷；欧冶子又叫他去磨剑，他整天光背躬腰，磨磨瞧瞧，用力时，好比力拔三山；轻磨时，又如微风掠水、日也磨，夜也磨，把饭桌大的一块亮石磨成一只小小马鞍。干将磨剑不用水，只用自己从手臂上跌落下来的汗水。所以，由于干将磨出来的剑，就是用带汗的手摸过，也不生锈。不久，他把师父铸的剑全部都磨得雪亮。这样感动了欧冶子夫妇，就招干将为婿，并把技艺全部传授给他。后来干将、莫邪都成为有名的剑师。

欧冶子和干将等人铸了大批宝剑之后，选了“龙渊”“泰阿”“工布”三枚，由越王献给楚王。楚王大喜，召大臣胡风子来鉴别。问为何取这剑名？胡风子答：“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欲知泰阿，观其匣（音譬，剑身上饰物），巍巍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匣从文起，至脊而上，如珠不可衽。”（音认，束带）。

楚王知是至宝，就答应越王出兵，配合作战。

《吴越风云》一书记载，越生勾践为雪耻复国，曾聘请欧冶子为兵器总管。欧冶子夫妇就和干将、莫邪等用铸造龙渊剑的高超技艺，教会了集中在京都会稽（今绍兴）城内的技工巧匠，用十年时间，制作了数以万计的宝剑，武装了越国将士，使越王勾践在经历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后，一举挥师消灭了吴国。这是公元前474年的事。

越王得胜班师回国，论功行赏，欧冶子制造兵器有功，封为“大将军”；但欧冶子不愿为官，只求回归秦溪山下重操旧业，越王准其所奏。欧冶子回到秦溪山下，重新制炼农具和宝剑生产，夫妻一直活到九十八岁，才双双长眠而逝。后人在旧址盖“欧冶将军庙”纪念之。

越王灭吴之后，北上会齐、晋诸侯，称

霸中原。事过118年，国势又衰，到公元前355年，越国被楚国消灭。再过132年，即公元前223年，楚国又被秦国消灭。秦始皇统一了全国，楚王所用之“龙渊、工布”二剑被秦始皇缴获，成了他的腰下之物。秦始皇去世时，把二剑连同大量财物和生男生女作为陪葬之物，带入坟墓。龙渊、工布系神异之物，岂肯屈为殉葬品？在秦始皇葬礼尚未结束，二剑早已化为两条金龙，腾空飞走了。

后来，欧冶子的后代曾在豫章（今江西省）坐冤狱，屈死于丰城（今南昌）。所以这两把剑飞抵丰城，潜入旧狱之房基下。

到了晋朝惠帝在位年间（公元290—307年）广武侯张华六十岁时，一天仰观天际，见斗牛之间有紫气。听说江西人名叫雷焕精通天象，于是就请他来研究。雷焕说：

“这是宝剑之精上澈于天空”。张华问在什么地方？雷焕说：“在丰城（今南昌之南）”。于是张华就补雷焕为丰城县令，请他寻找宝剑。雷焕到任后，掘开旧狱房基，得一个石头匣子，中存双剑，並有刻题。一把叫“龙渊”，一把叫“工布”，精芒炫目。当天晚上，再观斗牛，紫气俱消。雷焕得剑之后，一把送给张华，一把留给自己佩着。张华得剑，给雷焕复信道：“详观剑文，此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矣！”雷焕回答：“本朝将乱，张公将受其害，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用也。”后来张华避难，路过延平津（南平市东）剑失水中。雷焕死后，他的儿子雷华，有一天佩着宝剑路过延平津时，忽然宝剑从腰间跃出坠水，但见，光采照水，波浪惊沸，两条金龙从水下飞出，腾云驾雾而去，于是失剑，因而感慨地说：“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今日验矣”。到宋庆历年间（公元1042年）后人在南平城东，剑津山巔立张雷庙。为张华，雷焕合祀之庙。

这则故事流传至唐代，由著名诗人郭震

借题发挥，写了《宝剑篇》一诗，全诗如下：

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

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
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
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映日月。
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
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
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
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漂沦古狱边。
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

后来，郭震任通泉尉时，女皇武则天召见他，要看他写的文章。他呈上《宝剑篇》，武则天看后大加称赞，命人抄写数十篇，传给李峤等学士看，流传甚广，脍炙人口，备受推崇。《宝剑篇》竟成了郭震成名之作。

龙渊，就是龙泉。唐朝臣民因避唐高祖李渊讳，改龙渊为龙泉。

以上所说的很多古剑，在当时都是作兵器所用；后来发展到属于高级将领、公卿、侯爵随身自卫武器和增加威仪所用。随着历史演变，这些宝剑又成为祭典挂帅等隆重礼仪时佩用。以后传到民间为英雄豪杰必备之宝，和宗教徒辟邪之珍。更为尊贵的发展成为皇帝赐给大臣超限权力的象征。许多历史剧作中常有“上方宝剑”的描写。有上方宝剑”的大臣，不仅表示皇恩浩荡，而且对违法的皇亲国戚都有先斩后奏的特权。如《斩美案》中的包公的上方宝剑；《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就是手持七星剑，能呼唤雨，可见其地位和权威之大，后来人们把精工制作的好剑都习惯地称为“龙泉”。成了宝剑的代名词。唐代诗仙李白《在水军赠幕府诸侍御》一诗中，就有“宁知草间人，腰有龙泉”的诗句。

欧冶子过去铸剑的地方，现在大都只留下遗迹。只有龙泉县所生产的龙泉宝剑至今仍是闻名世界的特产，大概是因为当年欧冶子在秦溪山下定居之后，他们的子孙和门徒

们一代一代的继承下来。目前龙泉剑的铸造技艺在传统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坚韧锋利”“寒光逼人”“纹饰巧致”是今日龙泉宝剑三大艺术特色，特别是硬剑，能一剑斩

断叠置的六——七枚铜板，而剑刃无痕，锋利如旧。因而，誉驰中外，遍销全球，特别当今成为体育运动的项目，更受到广大群众喜爱的体育器具。

吴村分县纪事

吴声洪

松溪吴村曾设置过分县的这段史实，旧志及见有记载，衙署故址也已改建粮站仓库，旧貌已无痕迹可寻。惟此段历史犹残存于吴村一些老人记忆中。1883年维修渭田五福桥时发现桥梁上书有永和分县正堂名称。为探索此一历史事物，政协伊世松、林英颐及吴兴富同志和我等四人于1984年11月25日前往吴村寻访。拜访老人探寻故址。为使此段史实不致湮没，今将采录资料整理综合，撰文记述。在原始资料阙如的情况下，谬误失实之处在所难免。此文仅为抛砖引玉作用，供研究地方史志专家，及热心地方史人士一点线索，继续探讨。使这一史实更为翔实可靠，成为珍贵的地方史志资料。

松溪旧志载东平乡五个里中的永和里、永宁里、毫日里，即所谓车三里。在县沿东北隅，东临浙江省龙、庆二县，北界浦城，周围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居民散处，交通不便，旧志载松溪于险处设九隘，东三里占了四隘，即永和里的黄沙隘、山庄隘、黄土隘、毫日里的荷岭隘。元皇庆间，在田里的周墩设寨。明永乐年间升为二十四都巡检司，嘉靖间迁永宁里渭田。巡检司职为“分布公事，转达民情、缉拿盗贼，保境安民”。清初后以东三里地处边陲，两省三县交界，莽榛丛渊，民情剽悍粗犷，占山为寨，啸聚山林，有所谓南蛮十八寨之说。传说吴

村衙第即为山寨之一。东三里人成为化外之民。钱粮徭役难以征派，危及统治，为加强统治能力，特设分县治理，（按旧制松溪县地小人稀无分县规制）管辖永和，永宁，毫田三里，综理行使县政中的司法、行政，征集钱粮徭役权力，宛然县中之县。

分县正堂知事由省委派，一般为从七品，正八品，如县丞职衔，高于巡检。渭田五福桥正梁上还依次写有特授松溪县正堂杨兆清“将特授右协中军副府文光授永和分县罗文炳”，五品顶戴廿四都巡检分司郝金哲等名称。分县衙署内设书吏一人，门子一人，皂隶四人、马夫一人，共卤簿，斧、钺、矛、及“肃静”、“回避”等仪仗为县正堂的半数。晚上知事出巡时前面有一对“永和分县正堂”灯笼前导。每月初一，十大五知事也要到土地祠庙行香致祭。起行时，知事要穿官袍朝服，粉底白靴，坐四疑桥，前面鸣锣开道，紧跟着薄旁拥刀斧手皂隶随从，一派威武肃穆气象。分县俗叫二衙，渭田巡检司叫四衙，知事升堂时也和县正堂一样要喊堂威，皂隶要引声。高吭喊着“大老爷——升——堂”！皂隶手执竹板排班站立伺候，书吏侧坐，传话站案，然后二衙出堂就座，开姓传呼审理。

案件审理可代县正堂权力，刑事案件一般也可判刑坐牢，力有打大板的，带着游街

或于衙前示众的。当地老人于孩提时还亲自见过这些场面，如要打大板时大老爷把惊堂木一拍，从签筒中拔出签条丢下，喝道：“打四十板”，两皂隶立即背剪犯人掀翻在地。另两皂隶执杖鞭打。目击这场面的老人说打板子大半空打地面，很少挨皮肉，如真的着实如数落肉，恐怕真的要皮开肉绽打成瘸腿的。即使这样犯人哎呀嘶喊，也够惊心怵目的。

永和分县县治地点的选定，据说三里士绅也有一番争议，毫田里人争设周墩，以周墩曾为巡检衙署，且大山横亘，背后有盔甲岭为险峻要隘，襟连浦城，地处三里中间的上游，高屋建筑，左右永和、永宁二里。永和里人争设吴村，以吴村为闽浙边境，居民混杂，滋生事非众多，署设他处，鞭长莫及，难以驾驶。永宁里人争设渭田，以该地三水汇集，四通八达之地，居三里之中枢，指挥自如。各持已见争执不决。最后决定用秤评检各地泥土轻重，土重的定为署址，结果吴村土重，乃定址吴村。传说虽不足为凭，然吴村是闽浙边陲重地设治边宜。据传也因吴村有功名的人比他处多，人多执强情面大也有关系。

辛亥革命后撤二十四都巡检司，继续设置分县，仍行使分县权力，民国十三、四年，军阀割据，兵患频仍，此山野僻壤处于混乱局面，苛捐杂税，派役派款，民不聊生，获得一枪者便蚁聚为营，有二、三枪者便称大营，以至持鸟铳，棍棒柴刀者聚三五人，十数人都立为一营，各自占山为王，在吴村设寨，未成立莹寨的村幢，各莹便常来派款派米派肉，以后还盛行什么“拗香”的，每个莹进入一村时强迫全村人齐集一庙堂，点燃香烛，杀三牲，摆祭品，环跪地上，每人分给大香一炷拈手上，每人要将右手中指针刺出血，插鸡血中，然后每人再喝一口血酒，意即全村投靠该营，发誓不得背叛，最

后又得将手中香枝熄灭折断投入炉中，如有背叛跟随香枝消亡。“拗香”毕还要捐款效力，视家庭情况出款，其数额大小不等，最少2.40元，每等增加1.20元，即3.60元，4.80元等，没有拗香的，以后都必补做，故意逃避不拗的，视为反抗，要“出血”（即杀戮）。

大营吞小营，相互兼并，其中有兰营列营等数营最为有名。到处闹闹嚷嚷，各自占地混战，也各掳撞摊派。民国十五年最为猖狂，犹如野火燎原遍地都是。时二衙为本县城里人黄连光，值北伐战争起，北兵尽撤，黄抵任才三个月便潜逃不再回来，以后再无续任，分县乃于此废，究竟分县正式撤废于何时，未获资料，仅记以待查。

自最后一任二衙黄连光逃奔后，衙署久废，衙屋也倾圮倒败，一片荒烟蔓草，正是“牧儿打碎龙碑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残檐断垣处，为村中孤老，乞丐栖身之所，百姓乃称居此者为“大老爷”。

衙署设于吴村和屋底二村之间，今两村已连成一片，旧址已建为吴村粮店仓库，故址已无遗迹可寻，据老人回忆描绘，衙署门前隔大路为白粉照墙，绘有一麒麟，八字式大门，左、右护以红漆栏干，门右为马房，门左侧有鼓架，置大鼓。大门内为一庭院，中有甬道约数十步进至大堂，大堂正中设案桌案点，上悬匾额，案桌左右有人立栏干守卫，为坐堂审问处，栏干内站原被告及差役，栏干外群众可站立旁观。大堂两壁下置有排架，遍插卤簿仪仗，大堂，大堂外内侧为厢房，是差役住房。左侧前段为厢房，后有土墙围为牢狱。大堂后中间为穿廊通第三进，中为花厅，左右各有四个房间，各房间都装格样花窗，颇为典雅，窗前、穿廊两房各有长方花格，左侧还有鱼塘一口，花厅之后为花园，土墙环绕。

追记一次游击队的战斗

吴 懿

在松溪县东南侧和浙江庆元交界的大山腰上，有一个立体壁画式的小山村，十多座农家田舍，镶嵌在近五十度的陡坡间、重重叠叠，层次分明。村前下侧是个险峻深壑，百多棵几抱粗的古松列成半圆挺立涧边，树干象撑天巨柱，远远望去，村子恰在那松树顶上。这就是茶平乡的企柱村。抗日战争后期的一九四三年，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动人心魄的战斗，以事实向人们昭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朽和即将灭亡。

那是一个初秋的夜晚，一钩下弦月爬上树梢，密麻麻的星星映着眼睛，风掠过复盖在凋敝村道上的芦苇，发出窸窸索索的声音，萤火虫在断垣草丛间飞窜，猫头鹰偶而凄厉地嚎叫几声。村里的十八户人家都酣睡着，村子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颤抖、战慄。

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携带着仅有的两支步枪和十多支梭标尖刀、大砍刀，拖着疲惫的身子，从村后大山的深林里摸进村子，这是闽浙边的一个抗日游击小分队。他们布好岗哨以后，选定了村子中部一座土墙较高的“财主”家，准备休息一下，解除多日摸黑奔走的劳累。叫门吧会惊动全村，甚至惊动邻村。国民党反动政府“剿共清乡”的律令是很可怕的，走漏消息就可能招来危险。他们决定悄悄地进入房子，就派了两个队员，从大门外的一根晒衣竹叉爬上谷架，又从谷架撬开楼上的小门，走进那家的仓楼。

房主吴金钱在睡梦中听到楼上有人走动，起先认为是老长工王文新起床了，连叫了两声没听到答应，心里犯了疑。楼上的人已经下到外厅打开了大门，大部份队员进入

客厅。吓慌了房主急忙扛来扶梯爬上屋顶，侧身躺在瓦面上，他的老婆倒机灵：趁人不注意一下子把一盒金银首饰倒进了潲水缸。才从里屋出来看“客”。

游击队员们武装和衣着明白地告诉她：这是山上的“客”。一个队长操着政和口腔对她说：“东家嫂、莫害怕，我们是抗日游击队，今晚路过宝地，借你的房子歇一阵，借你们的锅灶做点饭，柴米油盐钱都会算给的”。其他的人也你一言他一语地再三解释。这位‘东家嫂’不敢怠慢，急忙带着他们两、三个人，到灶间里生火煮饭去。

折腾了一阵子，天已大亮。村民也起床了。游击队分出七、八个人，到每家每户宣传解释，说明自己是抗日武装，不是土匪。今天在这里暂歇一阵，傍黑就要走；要求大家也休息一天，不出村子。（主要是怕走漏风声）就在这时候，游击队宣传员从房后的路上，发现了躺在房顶上的吴金钱。觉得惊扰了他，很不过意，急忙连连劝说，把他劝了下来，在家休息。

这时候，意外的事发生了：一个外村人发现村子里的异常情况，向伪保长报告了。伪保长急忙向伪乡公所报告。伪乡长陆兆凤火急火燎地带了几十名伪乡兵，在近午的时候，从范坑乡公所赶了十多里路跑到企柱，在村外耀武扬威地盲目乱放枪。

伪兵的进攻并没有引起游击队慌乱，他们分作两个班，一个守住原屋，一个守在村头吴沂水的房子，关闭大门，一声不响。伪兵们打过几阵排子枪后，认为游击队已被吓跑，就大摇大摆窜入村子，大喊大叫地用枪

托敲门。

陆兆凤是本村沂吴水的妻舅，本是文化人。这一回穿着一身长袍，带兵来打“土匪”，没碰上抵抗，自以为旗开得胜，很威风。他带了四名乡兵，径直走到妹夫吴沂水家门口敲大门。一声接一声地高叫：“妹婿、开门！妹婿、开门！”、“我是兆凤，不要怕”！“……”。叫了好一阵子都没有反响，他禁不住握起拳头往门上擂，四个持枪的乡兵就站在他身后的两旁，全部面向大门。

隐藏在屋子里的游击队听到下侧大门外的喊叫声，就派出二名队员手持梭标尖刀从上侧的后门出外，沿着屋边的竹林、草丛，蹑步来到乡兵的背后，看得真切，出其不意，一个猛冲，用梭标捕倒一个乡兵；又听得“哎呀”一声，另一个乡兵大腿被刺了一标，两支步枪都扔下了。另两名乡兵一看不好，慌忙一左一右挟着那个“长袍乡长”从陡峻的石岭上连拖带滚往下逃命，其余乡兵不知来由，看到他们的狼狈相，全都急不择路地抱头鼠窜，分做三股一口气逃出三里多路，把一个原来很“潇洒威风”的乡长拖得上气不接下气、面无人色。看看没有追兵，才放慢步子逃回范坑乡公所，打电话向伪县政府告急。

再说在村里的游击队，没有破费一枪一弹，一下子刺死刺伤乡兵各一名，缴获步枪两支、弹药一部后，看着那一群败兵，狼突豕奔，也不追赶，只是居高临下放开喉咙，大声齐呼了几句“追呀！杀呀！”吓唬得那帮溃兵屁滚尿流。他们调过头用尖刀指了指那个被刺伤大腿的伪乡兵，宣讲了一番游击队政策，帮他包扎了伤口，让他走了。

游击队知道国民党政府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吃过午饭，雇了一个农民带路，朝着东面的大山，政和县畲头村方向撤走了。

大约过了三个小时，伪政府县长吴德露带领县自卫大队一百多人赶到企柱，在村对面的土岗上“抢占”了制高点，排枪齐发，盲目射向村内民房，农民吓得半死，家家户户卧伏在墙根灶脚躲避流弹。伪兵们打了半个多小时，这才吹起冲锋号，煞有介事地分批冲入村子，挨家挨户搜索。其实，游击队早已离村几十里了。伪兵搜过村子后，县长带了随从驻进吴金钱家的房内，设了临时司令部。对于县官的来到、乡、保、甲长们当然要趋奉一番。

有个伪军班长，在村巷里抓了农民的一只鸡，随手拧死，拿到县长面前，打个立正，假惺惺地报告说：“村巷边发现这只死鸡，可能是‘土匪’丢下的，请示怎样处理？”县长一看，随口回答说：“问一问是谁家的，还给老百姓。”那个班长说：“问过了，没有人来领。”县长皱了一下眉说：

“那你们就拿去煮了吧！”这一句话正是那个班长想讨得的，他必恭必敬应了一声“是”。向后转出了门，和伪兵们一阵子交头接耳，那百多伪兵就开始全村捉鸡、打鸡。还动手捕狗杀狗。可怜一个小山村，顷刻间鸡飞狗跳……。那天晚上。这百多兵竟把几个土纸厂的存纸拿来当床席睡，拆了农家的篱笆烧火烤！

第二天早饭后，他们抬着那个被刺死的乡兵尸棺，夹着尾巴回了城。村民们看着满地鸡毛狗毛摇头叹息地说：“官兵比土匪还凶恶，这是什么政府”！

解放前松溪县参议会简介

潘宝琨

我县于1942年9月首次设置所谓民意机构，县成立临时参议会，乡（镇）成立乡（镇）民代表会，乡（镇）民代表会由各保保民代表组成，设主席一人。当时全县划分十二乡（镇），（松源镇、大布、旧县、渭田、竹贤、周墩、吴村、花桥、祖墩、郑墩、梅口、茶平乡）县参议会参议员候选人应经检定合格，名额每乡（镇）产生一名，由乡（镇）民代表遴选。商会、农会、教育会等社会团体，视会员人数多寡，产生一至二名由会员用无记名投票选举之。

参议会每年召开大会一次。在会议期间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县财政预算、决算开支，收集各参议会对地方应兴应革的提案，送交行政机关办理。

首届松溪县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有黄雄

西、范绍龄、何含章、范绍昌、李典芳、林滋椿、王群贤、伊佐商、杨平露、游沛霖、范则正、潘宝琨、张枫廷、郑宝辉、陆学炳、陈保宇、施佩璋十七名。互推黄雄西为参议长，范绍龄为副参议长，任期四年。于1946年10月换届，全省各县正式成立县参议会，本届参议员为黄雄西、陈一骥、何含章、施佩璋、范绍昌、李典芳、林滋椿、潘宝琨、伊佐商、杨平露、游沛霖、陈士鹗、张枫廷、郑宝辉、陆学炳、陈保宇、范绍龄，互选黄雄西继任议长，陈一骥为副议长，绝大多数都是连选得连任的。

县参议会组织简单，由议长、副议长驻会主持工作，下设秘书一人（潘巨川）事务员一人（魏邦豪）办理日常事务，办公地点设在原中山公园内。

松溪城关变迁几则

施刚毅

松溪建县于宋代开宝八年，至今有千余年的历史，社会总是在前进的，变迁也是不断的，俗话说：“三十年前水向东，三十年后水向西”，远的不说，就清朝康熙三十九年之后，县史失修，很多变迁的文史没有文字记载，难以查考，因此一些史料，那怕是只字片语，记留于后人，总比失传无从了解的好。我以不完整的记忆，甚至有的可能是错误的，也把它写出来，希望能起抛砖引玉

的作用。

一、商业闹市的变迁

松溪城关解放街主街只有一条，从衙门口至大桥头（即现在的红旗桥），据我所知，解放前至解放后五十年代，最闹市的是桥头街（就是大同街），这段街路并不宽，也不长（从学巷头至大桥头，在这段街里，商家居多，商店密集，生意兴隆，可谓之城

关商业中心，这里有布店、京杂店、点心店、百货店、中药店、文具店、酒店、日杂店、以及豆腐店、猪肉店、打铁店、理发店、油漆店、雕刻店、糕饼店等，特别是京杂、点心、糕饼店多家开设，相互竞争，除店铺之外，城门两旁青菜贩摆满青菜，东关里及长巷一带的农民挑来的粮食、农付土特产，只好摆到城门里外两旁及桥上销售。逢年过节之前街人拥挤，更是热闹。其次南街头、皂甲巷头也是比较集市的地段。小巷里的三角平（即城隍庙旁），是水南、南街、南街尾、城庙下、九曲巷的部分居民、农户的商业中心点，开设有京杂店、点心店、糕饼店、酒店、豆腐店、理发店，除酒店之外，其他店铺也是多家开设，相互竞争，有的店铺也颇有名望。还有巫坑、南场、杉溪、郑墩一带农民的农付土特产、柴火、木炭、竹木制品也有在此销售。

一九五八年街道扩大建公路，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闹市中心逐渐变迁。现在最为闹市是大街，街道虽比以前扩大了一倍多，仍是非常拥挤，遇到节日，来往困难，因此，于一九八二年规定为步行街。桥头街、南街三角平的店铺逐渐关闭，市场萧条，一九八二年后政策放宽，私人逐渐开设一些小杂货店。

解放街西段由于一九八四年新影院及文化宫相继落成，以及公共汽车在“七一”桥头设临时站点，商店及摊贩也随之设立，此段即逐渐热闹起来。再是东大路地段，原是里野，在七十年代初期开头有几家农户建房，后来一些机关单位也在此盖起办公楼、宿舍，并建立了一些商店，又是往县医院和学校、工厂的途路，因此也就成了城关较热闹街道之一。

二、文化娱乐场所的变化

解放前松溪城关有公园（即现在县委机

关、公安局的范围），内有兰球场、田径场、跑道、建有中山台、船亭、荷花塘并有古树草坪，是城关较大活动场所。我记得在中山台有映过一次无声电影。在城隍庙、江西会馆、五显庙、天尊堂、汀洲会馆等庙堂有演过京戏赣剧，公园中山台演过文明戏（即话剧），没有设座位，看戏者均是站着。

解放前大约在夏、秋两季期间下午和晚上有傀儡戏看，演出地点场所，有东门五显庙、河头或小东门城楼、大南门城楼、溪仔庙、红尾巷五帝庙、北门的观音堂、后街尾的天尊堂、肖公太保庙等。傀儡戏均是公演，由各庙的还愿者出资包场。

解放初期有外地越剧团在江西会馆演出，设有座位，并有卖茶。电影只有16毫米，而在露天放映，没有座位，至一九五八年在后街尾盖一会场，正式成立电影院，用皮包机放映35毫米。一九六〇年在大街火烧坪盖一座竹棚剧场，一九六四年折竹棚盖起一座影剧院，一千一百个座位，一九八四年在小北门外又新建成一座电影院，投资一百多万元，一千三百多个座位。

三、照明的进步

解放前松溪城关照明有灯塔灯（即用三条竹片竖四个脚，后一根弯为弓形便于手提或挂起，如椅子形式，上面放上小铁盘，装油和灯芯），点桐油或乌桕油、茶油；煤油灯有好几种，无罩的有油龟仔、三角灯（三个灯头），有玻璃罩的叫泡子灯、牛心灯，还有汽灯也是烧煤油的，要打气，这灯一般不点，婚、丧、喜庆，集会、演戏才用，功能尤如电灯；蜡烛，（一般人家点不起）；烧松名；烧竹片，（贫困人家才用）；夜间行走用灯笼、火把（有松名。竹片、火把、煤油竹筒），手电（用的人不多）。

一九五三年由李西铭等人集资投股一百

一股，在学巷何宗氏祠办起12匹马力装机容量八瓩的“明星电厂”，供城关照明用电，于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发电，这是松溪第一次点电灯。从此之后松溪电力逐步发展起来，至目前止，全县发电装机11000瓩，全县乡、村所在地都有电灯，85%以上的村民小组有电灯。由于工业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电力还是供不应求，现在茶洲建一座装机3000瓩的电站，设计投资847万元，于1983年动工，预计将在1986年竣工发电。

四、饮用水的变革

人离不开水，水虽无价，用它需价，松溪县三面临溪，一方靠山，人们饮用水一溪二井，挑溪水比较困难，东、南、西三门挑水都要上岭，饮用井水者也不容易，如城隍庙前的井、衙门口右边的八角井（因建公路已填），是城关最大的两口井，深，几丈，提水也是不容易，就是红尾巷的井，九曲巷庙仔头的井，南街的水井，东门菩萨庙井，

文公子的巷井，金学巷阶岭尾的井也是比较深的。天尊堂与太保庙相隔之间有一口没有井栏的水井比较浅，但水源不足，旱即枯，打水多即浑，用户不多，小西门的金井仔，小北门的溪边井虽不深，但挑水也不易。还有棋盘头井，提起这口井，它有独特之处，深有几丈，底岩可见，水量不多，不竭不浑，水质清凉，但吊一担水需多花时间。饮用水都需劳力和时间，很多商家、富户要雇人挑水，因此城关就有专门以挑水为职业的人，所以城关有挑水佬之号。

解放后于一九五八年在红旗桥边办地方国营自来水厂，抽大河水，用竹筒引水，水头不高，用户不多，于62年合并电厂，又于一九七一年自来水部分交由纸厂经营，改为铁、锌管，仍抽大河水。因上游河水污染，县里重新筹资于一九七六年十月自来水厂，改用钱园桥水，现机关单位工厂及大部分居户饮用自来水并设有八个卖水站，较前饮用水方便得多。

松溪县生猪品种引进与改良

许志成

富有以猪肉为主要付食品的松溪人民，养猪已有悠久的光荣历史。但是，猪的品种不多，仅有武夷黑猪和本地黑猪两种，而且是退化比较厉害的品种，存在着严重的“一慢两低”（长膘慢，出栏率低出肉率低）的普遍现象，一般的农户，养猪一年以上，成立县畜牧兽医站，配备了干部，才能长有百把斤肉，因此：农户养猪一是吃肉，二是肥田，俗语说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县畜牧兽医站，配备了干部，开始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

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方针政策，推广科学饲养管理方法，激发了人民群众发展生猪生产的积极性，年底出猪15617头，比49年底出栏8560头增加1357头，增长46.2%。逐步改变松溪生猪生产“一慢两低”的后进面貌，在县委和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县兽医站派了一位站长，县供销合作社派了江学太同志二人到福安县横埠农场和省属同安天马种猪场，引进了福安良种花猪50头，其中：公猪20头，约克夏良种70头，其中：公猪30头。在全县各乡高级社推广，对本地黑猪和武夷黑猪进

行经济杂交，选种选配，收到良好的效果，松源镇西门高级社社员何益婵，养了一头福安良种花猪，八年产仔十六胎每胎平均仔猪10头以上，胎均重量300多斤，仔猪刚生下，群众就抢先定购，引进新种初见成效，经济效益好，深受养猪户的欢迎。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为了提高生猪良种率，大力推行经济杂交，逐步改良本地黑猪，县商业局在城关东门铁厂下办了一个良种场，第二批引进了约克夏良种母猪100头，其中（公猪3头），福安良种花猪200头，其中（公猪一头），福州良种黑猪50头（其中公猪一头），长白良种猪50头，（其中公猪一头），进行精心培育推广。1962年县畜牧局李俊庭同志第三批从天马良种场，引进约克夏良种120头，（其中公猪20头）进行推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1982年县畜牧兽医站陈春树同志第四批从天马种猪场，引进约克夏良种猪50头，（其中公猪34头），长白

良种猪4头。总之，由于经过批次的引进，母猪本推广，改良基本实现了公猪良种化，培育、地化，菜猪杂交化，改变了过去“一慢二低”的落后状况，提高了经济效益，1982年底，全县生猪存栏43179头，其中母猪2976头，公猪50头（良种公猪44头占88%），出栏21127头，占子栏数的50.1%，头评出肉率由80年前收购标准120斤，提高到160斤，达到193斤，茶平乡82年交售给国家生猪706头，平均头重量230多斤，其中300斤以上69头，500斤以上二头，最大的林下村社员黄诗兴售给国家一头达617斤。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鼓舞下，县畜牧兽医部门，商业部门，正在继续努力办好畜牧良种场和商业良种场，开创繁育良种的新局面，向新的科学技术进军，为发展生猪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创造有利条件，为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服务，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治理松溪河，扩建小平原

许志成

治理松溪河，扩建小平原，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是一个改变生产条件的战斗，是造福城关人民的一项农田基本建设任务。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后，县委书记李东成同志参加会议回来，他高兴地来到城关公社，向我们公社党委传达了会议精神，提出了治理松溪河，扩建小平原的宏伟计划，研究了松溪河两岸筑堤造田的措施。我们公社党委，为了改变生产条件，造福城关人民，实现治理松溪河，扩建小平原的宏伟计划，立即召开了公社大队书记、大队长会议，传达精神，说明意义，讲清道理，在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上下一致，共下决心的基础上，公社成立了治理松溪河，扩建小平原的指挥部，由公社书记任指挥，付书记范世和，付主任兰水金任付指挥，并抽调了二十多人组织了一支规划队伍，进行认真学习，认真培训，认真调查研究，认真规划工作，经过实地勘察，精心设计，工程总工作量：防洪堤全长13725米，土石方1445243立方，粗技工共1224827个劳动日，总造价1996694.90元。在县委的领导下，公社党委的指导思想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依靠群众，分段施工，逐

年实现。采取了，边宣传，边发动，边组织，边上场的方法，动员全社人民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动工，县直机关干部也参加劳动，经过二年的努力，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基本完成了预定的计划，筑成一条水上长城，从大布村尾致西门大队的宝塔岭，长达八公里，保护了沿河两岸大布、横垅、东门、西门、长江、长巷、河东等七个大队，十五个村

庄二十六个生产队1415户社员和700余产良田，围垦河滩，沙地造田二千余亩，为全社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济作物打下了良好基础，当时在发动群众，治理松溪河，扩建小平原的战地赛诗会上，群众赞颂：湛庐山色分外娇，松溪河畔红旗飘，万众一心建河堤，为民造福功劳高。

松溪印刷业简介

叶 章 韶

印刷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它对文教宣传和人民精神生活是必不可少的。

松溪地处闽北山区，解放前交通闭塞，东至浙江，南通政和，北往浦城，都是靠步行的；唯有到建瓯才有一条水路通行。坐船来回需要一星期，如遇洪水根本不能行船。

松溪原来没有印刷行业，只是用土制油印机，以手工操作代之而已。一九三三年，浙江庆元人李逢祥有一部旧的二号手摇落石机一架要出售。我蒙施树模先生协助筹款，与其子施英文买合办，故定名为“文章印刷所”。

当时，李包教一般印刷技术，但技艺不高。印出产品质量很差，字划模糊不清，顾客不要。加上该石印机又十分笨重，制版手续复杂，且必须用手缮写，一天印出产品只有二百余张。眼看困局，英文亦不愿参加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不忍印刷业就此夭折，于公元一九四四年托人介绍，乘船到建瓯“芝新印刷所”当学徒。经过四个多月的苦学，返松后再办印刷业。

可是旧社会的生意不好做，机关来印刷要先估价，经手人把成品拿去，付款要私行

折扣，一元只给八角；有的七拖八等，物价飞涨，待还款时常常买不回用去的原料；更有甚者，发票取去不付钱。

解放后，一九五四年六月，建瓯黄绍义（已亡故）等运来八开铅印机二台，带来生产工人四人（他们前身是建瓯雅青印刷所成员）在松溪开业，租用房屋二间。一九五六年二月，我们一起接受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我和爱人吴连如同时参加联合印刷行业，成立企业公司松溪印刷厂，后改为地方国营印刷厂。由郭师孔同志担任经理。从此，在人民政府直接关怀和工业局等领导大力支持下，松溪印刷厂从无到有，从少到大，并逐步扩大生产设备，增添职工等。直到现在，松溪印刷厂的发展已有车间六个，（机印、排版、装订、铸字、锌版、机修）和一个门市部；职工六十余人；机器设备自动和半自动的共三十六台；厂房面积达三千平方米；全年产值共达三十多万元。产品销售，除满足本县需要外，还畅销外省，尤其今年定制卫生日历销至上海、黑龙江、西安、厦门、浙江、宁夏自治区以及各少数民族地区，共达72处。